

融合文明实践、文化服务、理论宣讲，“文化”加“文明”，浙江农村文化礼堂——

播撒文明种子 建设精神家园

本报记者 张贺 郑海鸥 刘军国



①

口袋鼓起来 脑袋富起来

张贺

文化素养决定人的精神面貌，健康的、积极的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影响人的心理状态，反映在工作生活中就表现为团结友善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，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。

推进乡村振兴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。以文化人，文化可以凝聚人心、团结奋进，可以引领风尚、移风易俗，可以丰富生活、滋养心灵，可以增长知识技能、助力增加收入……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充分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，能增强干部群众扎根乡土、干事创业的干劲儿，能激发他们攻坚克难、开拓创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
浙江在推进“千万工程”过程中，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，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，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，使浙江广大农村呈现昂扬向上、求真务实、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面貌，极大推动了浙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，为缩小城乡差距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。

浙江经验充分证明，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、两手硬，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，才能顺利推动工作，实现发展目标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。物质富足、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，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。”这是我们党总结人类社会规律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出的一条重要论断。

目前我国已经跨过了人均GDP 1万美元的门槛，正在稳步向着中高收入国家迈进。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，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。文化在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重要。越是发展，就越要注重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引领。

在群众口袋鼓起来的同时，脑袋也要富起来。否则，伴随着物质富足的不是精神富有，而是心理失衡、精神失序，享乐之风、奢靡之风、攀比之风很可能乘虚而入，瓦解斗志、影响发展，导致难以顺利实现发展目标。

“富而有礼”这一古老的智慧体现优秀传统文化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，以文化人、培根铸魂，为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、强大的精神力量、丰润的道德滋养。

心门的钥匙。”汪衍君说，“通过建设文化礼堂把村民的心凝聚起来，使我们能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上。大陈村能有今天的变化，文化建设是关键。”

与汪衍君深有同感的是绍兴新屯南村党总支书记陈国荣。

“曾经有段时间，村里的文化活动比较匮乏，乡情淡薄，也常有一些赡养、邻里关系的纠纷出现，影响着乡风民风。”陈国荣说，文化礼堂的建设使村里情况有了很大改观。一方面让乡亲们的农闲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升，从打牌换之以跳舞、歌唱、看书；另一方面，文化礼堂大力宣传好人、善人、好人，村民都以上榜为荣，就把大家心中最淳朴的尊老爱幼、乐于助人、邻里和睦等美好品德激发了出来。

“身边榜样的事迹，可亲可敬可信可学。”陈国荣说，“现在人人都夸我们村的村容村貌好、礼堂服务好、村民精神面貌好，一些大学生也选择回到家乡。”

1996年出生的韩童现在是村里的社工，“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屯南村人，这些年看到家乡实实在在的许多变化，尤其是村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，让我特别愿意回来。”韩童介绍。

以文富民，推动文旅融合，用文化助推乡村振兴

“几多山水缘，又见江南春。心跟歌声走，梦随画卷醒。几多艺术美，潇洒写人生……”茶园漫山，村歌悠扬，这首《画外桐坞》描绘的就是杭州市西湖区外桐坞村。村子有上千年历史，因当地桐树茂盛，故取名“外桐坞”。

刚一走进村子，就遇到了农民傅剑华，村里人都称他“牛哥”。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他，如今开着一个裱画铺，还经常舞文弄墨，作品有模有样。

“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之前对艺术一窍不通。”憨厚的“牛哥”拿出刚刚创作的一幅《竹》，“受老师熏陶和悉心指导，我慢慢开始学习裱画、书法、绘画。到现在已经坚持7年了。”

类似“牛哥”的村民还有不少，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展览在古色古香的外桐坞村文化礼堂里。“文化礼堂定期邀请艺术家给村民上课，现在从小学生到80多岁的老人，比起唱歌跳舞，大家更喜欢文墨，有事没事写上几个字，画几张画……”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厉萍说。

这些年，来自中国美术学院、浙江工业大学、浙江大学等的油画、国画、雕塑、陶瓷、摄影、音乐等领域的艺术工作者，纷纷来到这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小村，开设工作室、美术馆，也经常给村民上课，亦师亦友。

渐渐地，越来越多从没接触过艺术的村民加入文艺队伍中，他们与艺术家在村里一起画墙画、设置艺术装置，装饰装修农房，开设艺术主题民宿，在民宿中增设艺术公共空间……把整个村子装点得典雅精致，俨然是一个文化艺术创意村庄。

为了吸引更多城市里的艺术家，并鼓励村民学习书画，村里新建或改建了美术馆、艺术公社、年糕坊等6个高品质的阵地，供学习培训、举办展览、交流切磋。

艺术气息浓厚的“画外桐坞”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目的地。“每月我们都有农夫市集，村

上了农民画包装，一下子就能多卖十几元呢。”余东村党支部书记余晓勤说。

“农民画带给我们的好处真是太多了！”开办农家乐的村民肖美仙一提起农民画就乐得合不拢嘴。肖美仙是从外村嫁过来的，先是种了10年西瓜，后来又去上海打了2年工，前几年听说村里大力发展农民画产业，变化很大，她将信将疑地回来了。“真的啊，来玩的游客多得不得了，今年‘五一’假期，我卖妈妈饼，一天卖了700多张，胳膊累得抬不起来，加上其他饭菜，一天营业额超过2万元，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，强多了！”

如今，余东村文化礼堂变身农民画展厅，各类文化活动按月按周安排，接连不断。各种研学旅游、乡村民宿相继开办。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，原乡人、返乡人、新乡人融为一体，共同建设这片诗画之乡。

“今后余东村将紧紧围绕农民画这一核心，串联区域内文化空间，整合文化要素资源，打造‘全空间、全人群、全时段、全内容’文化礼堂，加快走出一条以文化礼堂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。”沟溪乡人大主席汪凤花说。

以文聚民，赓续乡土文化，再现古老民俗风情

20名男男女女手持花灯，或花海翻波、或祥云飘逸……在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上舍村的文化礼堂，一段精彩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龙灯舞（上舍化龙灯）表演，千变万化，传递“福禄寿和，益寿延年”之意，引来阵阵喝彩。

上舍村文化礼堂突出传承和弘扬“龙”文化，包括龙舞文化博物馆、龙文化广场、龙文化长廊。礼堂内，上舍化龙灯、安吉竹龙、桐庐棕龙、淳安草龙等浙江省内非遗项目纷纷汇聚于此。

73岁的杨海人是灯舞（上舍化龙灯）省级非遗传承人。“我从小就看爷爷讲化龙灯的故事，直到1991年，失传33年的化龙灯被重新挖掘整理出来，成为村子里再也离不开的精神寄托。”杨海人深情地说，“现在每年的春节、端午，化龙灯都会挨家挨户串门送福，热



②

图①：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新屯南村景色。

马德良摄

图②：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官店村文化礼堂内，村民在排练节目。

李成德摄

图③：浙江嵊州市北漳村文化礼堂开展端午主题活动。

竺华英摄

图④：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文化礼堂内，老师教孩子们唱京剧选段。

张斌摄

版式设计：张芳曼



③

民和艺术家一起售卖作品和农产品，日流量平均超过1万人，拉动消费100万元左右。”村党总支委员李强说，游客漫步小巷茶园，沉浸在文化礼堂和美术馆，“乡村旅游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底蕴，未来潜力无限！”

白天扛着锄头下地，晚上拿着画笔作画，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800多名村民中有300多名是“农民画”创作者，“余东村农民画”享誉国内外。这座群山环绕的小村庄因画而兴、因画而名，更因画而致富、因画而文明。村子和乐静美，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氛围。

今天的余东村除了卖画之外，还做起了版权贸易，农民画与陶瓷、服装、丝巾、农产品等相结合，极大拓展了农民画的发展空间。“以前我们村的面条就是塑料袋包装，现在换



④

在浙江农村，如今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农村文化礼堂，无论平日还是假期，从清晨到夜晚，一座座或古朴或现代的文化礼堂里人山人海，唱歌、跳舞、打球、看书、写字、听戏……农闲的日常生活在浸润着文化的味道，群众自豪地称文化礼堂是自家的“村庄客厅”，是自己的“精神家园”。

浙江省在深入推动“千万工程”的过程中，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，从2013年起在全省打造农村文化礼堂，让文明有礼的时代风尚激发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，让文化的力量成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，在之江大地迈向现代化的壮丽诗篇中写下了绚丽多彩的文化篇章。

以文化人，打造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

“多写一个字，少打一张牌；多一个球场，少一张牌桌；多一场演出，少一场纠纷”。近年来，浙江农村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。与变化相关的，是遍布田野乡间的农村文化礼堂。

农村文化礼堂建设，是浙江省加强和改进基层工作的一大创举。曾几何时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浙江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生活贫乏、社会矛盾增多、封建迷信抬头、精神文明滞后等问题。

“我们不但要环境美，还要心灵美！”2013年，在推进“千万工程”大力整治农村卫生环境的同时，为顺应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，浙江省委、省政府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堂，通过文化引领实现“心灵美”。

浙江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注重融合发展，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（所）、农村基层文化站、农家书屋、文化共享工程等农村基层文化服务纳入进来，使文化礼堂功能更全、服务更优、魅力更足。“文化+文明”，文化礼堂把新风尚的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。

一段重建乡村基层文化生态、厚植乡村文明土壤的文化之旅由此展开。

“咱们东风村，人好民风淳。家宴唱主角，山乡育新风……”在浙江长兴县煤山镇东风村文化礼堂里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，跟着志愿者学唱乡风文明诗歌。长兴县充分发挥文化礼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，围绕移风易俗开展文艺排演、政策宣讲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向农民群众讲清楚为什么要移风易俗，移什么样的风、易什么样的俗，宣传教育深入人心，文明新风在广袤农村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

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（所），创新手段开展理论宣讲，使理论宣传更接地气、更有活力。情景剧、快板、器乐配唱、沙画说故事……近年来，浙江宁波市“鄞铃”文艺微党课宣讲团把“讲理论”与“讲故事”相结合，深受基层党员群众欢迎。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村民朱裕仁说：“宣讲十分接地气，像我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，也能听得懂！”

青山环绕、绿水奔流，粉墙黛瓦、青石小路，歌声飘扬，小吃飘香……走进江山市大陈村，游客们无不为此里整洁的环境、悠久的历史、古朴的建筑而沉醉。但他们不知道如今入选“全国十大最美乡村”的大陈村以前却以脏乱差而闻名，房屋破败、污水横流，令村民叫苦不迭。而更让人忧虑的是，村里人心不睦，邻里纠纷不断。因为心不齐，村里什么工作都难以推进。

“怎样才能改变？”时任大陈村党支部书记的汪衍君想到了唱歌。大陈村素以孝文化而闻名，继母40年寻找失散继子的故事在这里家喻户晓。2008年，以这个故事为题材，江山市第一首村歌《妈妈的那碗大陈面》在大陈村诞生了。在汪衍君带领下，村里男女老少人人学唱、人人会唱。没过多久，汪衍君惊讶地发现，村民脸上的微笑多了，彼此关系融洽了，村干部上门动员拆除违章农家乐和鸡窝猪圈时的阻力小了。

到今天，这首歌发展成一台戏《大陈见面》，由村民担任主演的这台戏在村里有300多年历史的祠堂里上演了100多场。沉浸式的演出与观众毫无距离，感人肺腑的故事令游客不时拭泪。“有不少来我们村研学的孩子看了戏，边哭边说‘一定要孝敬父母’。”汪衍君自豪地说。

文化氛围引来八方宾客。现在大陈村每年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，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.6万余元，村集体收入从当年负债68万元到今天每年收入100多万元。

“乡村治理说到底还是治理人心，而文化正是打开村民